

繪圖二十

續彭公案

第二十一回 洪希武舉荐左一清

冷素貞飛到田橫島

詩曰 車急臨時存一人 所居之島是田橫 翩翩飛去投書信 波浪滔天別有因

話說鄧紫姑諳知彭公帶有照妖鏡，定風珠，必是要制他的妖術。憂愁煩悶，尋思無法，忽從大隊裡走出一人，說道：「洪將軍不必憂慮，咱存一人，可以重用。」鄧紫姑對這人一瞧，原來就是洪希武。便問洪將軍所荐何人，可以重用。洪希武道：「本將有個表兄弟，姓左名一清，今年不過三十餘歲，也是山東濰縣人氏，身體不甚長大，却是生得靈便，會縱會跳，一縱能有數十丈高，跳能有幾十里遠，並非是有飛行的妖術，全是練成的硬工夫。所用的傢伙，名為剛柔兼濟丸，能將那些邪氣，能伸能縮，能放能收，一伸出來，足有一丈多長，能舉人於數十步之外，一縮回去，兩手一搓，拔成一個圓球，納在懷裡，收在腰中，都帶便當。此丸是用純鋼鍊過百次，所以有剛有柔。江湖上這他一個綽號，叫做奇巧神，他還有個王成的絕技，兩眼好似銅鈴，一對瞳人能長能圓，黑夜之中，皆能視物，與貓眼相似，每於更深夜時，睜到人家暗室，見有貴重物件，都可盜去，不費吹灰之力。綽號又叫貓眼神偷手。與從前盜九龍杯楊杏武的手腕不相上。蓋黑師若以照妖鏡定風珠為慮，何不把此人請到，託他把這兩件寶物一齊盜取過來呢？」鄧紫姑道：「洪將軍既有這樣有本事的表兄弟，不知現在何處，應當早早請到。」洪希武道：「咱這表弟兄現居田橫島，做了水軍都督，與咱相隔甚遠，若是路近，咱當早已邀到。今因軍師着急，故此特來舉荐。本將願寫一封書信，請軍師派一個行路痛快之人，遠遠送去，分管他定能幫忙。」鄧紫姑道：「那末就煩洪將軍寫信罷，你是不會行路的，只得要冷軍師吃一趟辛苦，請信去請他過來。」除了冷軍師之外，定少飛行的本領。冷素貞道：「這封信件，咱想營中急事，祇可以送去，未便推脫。惟這田橫島，黑在什麼地方，尚望洪將軍說明，免走錯了路，將信誤投別處，是多妨碍。」洪希武道：「這個田橫島就在山東萊州府，即墨縣東北，大海中間，周圍約計八百餘里，論其面積，東至西三百里，南至北五百里，島中居民不多，人烟稠密，四面皆水，每以摸海魚，取海參為生計。曾記漢朝初年，有義士田橫，邀其黨徒五百餘人，人居其境，所以名為田橫島。明末之時，世局紛亂，有一姓仲名光祖，聽說就是孔子弟子仲由之後，避難而居此島，約集人氏，開墾田地，興種雜糧，島中漸漸富足了。本朝入關，他也不願歸順，免得受這胡人的壓力。自仲光祖

死後他兒子仲耀宗頗能繼父之志。就在島中安居樂業。近來招集綠林的朋友不少。如飛天馬趙大勇。燕子剪錢二猛。毒蛇針孫三多。賽吳用李四海。都能為他所利用。咱的衣弟左一清。更是他的膀臂。現已自稱東海王。居然獨霸一方。不奉清明正朔。海上船隻。進有數百艘。海軍亦練有數千人。進有宮殿。禁有水寨。有時費用不足。遇有浮海的好商。或是海運的皇糧。不免偶有搶劫。只為固守之計。却無進取之心。所以山東巡撫。并無調兵征剿之事。咱於前次。曾在那島中住過幾日。只因咱的性子。最喜行動。不喜靜處。磨磨久久。甚不願意。所以先行投奔連雲寨。這回又來幫助震天王哩。冷軍師此次帶了未將的書信。先問萊州府。再問即墨縣。向東北不多路。茫茫大海中有一島。只須站在海邊。把手一招。自有小船迎接。問明左一清。呈上書信。當可一路回來。洪希武把那田橫島的坐落情形。一說畢。便即拿出筆硯。寫了一張白話信。交與鄭紫姑一看。又交與洪之範。遍目都說。洪將軍雖然不通文理。但這書信。很覺明白。較之咬文嚼字的好得多哩。當下用一信函。寫了固封。冷素貞裝入道袍之內。念了一些咒語。運用飛行術。兼施縮地法。且飛且走。數千里路。不及多時。便已到了田橫島的海岸。冷素貞拭目一望。望見那海水滔滔。風狂浪湧。島中的旂幟。吹得東倒西歪。島邊的船隻。顛覆大半。信了洪希武的話。把手招了幾招。止有小船來迎接。誰知招了半天。毫無動靜。這却是何原故呢。只因東海王仲耀宗。看見許多海軍。終日無事。僅在船上吃飯睡覺。也怕懶怠身體。不免為些事做。吩咐兵士各用鐵網。到那海底撈取玳瑁珊瑚。這是天然樂利。并非與人相爭。那些海軍兵士。依着仲耀宗的吩咐。果然撈取玳瑁珊瑚。獲利無數。個個高興。常在海底裡撿撿。幾乎把海都鬧翻了。有一次。飛天馬趙大勇。燕子剪錢二猛。帶領一班兵士。坐在船上。向海面上巡邏。無意之中。瞧見海底下金光燦爛。令人目精。以為是稀奇的寶貝。把鐵網向水裡一拋。拖將起來。竟有一塊水晶。估計價值。富有數十金。大家自然歡喜。正想再下鐵網。貪多無厭。忽然刮起大風。興起大浪。那些船隻。顛覆最多。高個非轉舵甚快。船上之人。幾乎一齊淹死。原來這個金光燦爛。正是水龍王所住的水晶宮。這一塊水晶。正是水晶宮的屋角。被鐵網打下一塊。此有蝦兵蟹將。報知水龍王。說是田橫島現有不法之徒。拋下鐵網。打壞宮殿。無故侵害。情實難容。請大王定奪。水龍王一聽。這話動然大怒。說道。咱這水晶宮。與他田橫島。一在海底。一在海面。雖係近在咫尺。其實各不相擾。自漢朝初年以來。迄今二千載。素無嫌隙。彼此相安。怎麼無端起釁。打壞咱的宮殿。結下冤仇呢。立時招集海怪。與風作浪。現出海

嘯。要把田橫島推翻。趙大勇錢二猛帶子兵士。急忙坐船回頭。見了東海王仲耀宗。說明海嘯的情形。并把一塊水晶與大家觀看。仲耀宗出外眺望。果然風聲不小。浪頭甚高。不知是何怪事。賽吳用李四海坐在一旁。掄指一算。說道不好了。闔下大禍了。這一塊水晶。是在水壩宮打下的。水龍王大發雷霆。吩咐一些海怪。要與田橫島為難。所以有這大風大浪。仲耀宗便問道。這樣風浪。不知可有抵制的方法呢。李四海想了一想。答道。必有照妖鏡。照明這些海怪。是何物類。以便指名禱祝。求他代達水龍王。勸其息怒。解紛。再用定風珠。將這風浪息住。方可無事。仲耀宗道。這宗寶物何處可得呢。話未說了。猛見一個道裝的女子。自半空中翩翩落下。大家以為就是海怪。正是海怪與風兼作浪。飛來女子令人疑。欲知道裝女子果是何人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

接書信喜出望外

施妖術頭受虛驚

詩曰：飛傳書信半空來。寶物思偷中下懷。毒物驚人終幻術。一時識破不須猜。話說東海王仲耀宗。正以照妖鏡定風珠。寔在難得。忽見一個道裝的女子。從空中落下。大家以為就是海怪。究竟那是什麼海怪。原來就是冷素貞。他因在那海岸。招不到小船。渡過田橫島。只得仍是飛上半空。落到那個水寨門口。便問那一位是貓眼神偷手。左一清。恰值左一清也在水寨裡。默算抵制海嘯的方法。因見有這女子問他。便道。你從何處而來。問咱有甚事故。冷素貞不及多言。只把一封書信。從道袍中拿出。交與左一清。左一清折開一看。信箋上寫的是。

字奉一清表弟。現在你可好。呢。咱心上很記念着你。咱自從與你分手。跑到雲南。幫助朱朝元。滅清復明。那曉得朱朝元。屢次是打敗仗。咱和咱去了。咱又跑到廣西。幫着震天王。洪之範。也想要奪清朝的天下。佔了桂林。取了柳州。大隊人馬。已到湖南。遇着兩湖總督玉堂。帶有官兵。兩下交戰。却幸正軍師鄧紫姑。用那飛天夜叉的陣勢。把官兵圍困。逼他投降。僅有玉堂一人逃去。這是既往的情形。現時聽說彭朋又做元帥。帶有照妖鏡。定風珠。是想制服鄧軍師的法術。所以愚兄寫一封書信。派這一位副軍師冷素貞。特特的送給你。請你就到咱們這邊來。顯出手段。把那照妖鏡。定風珠。偷來。要緊要緊。望你不要推辭。就同冷軍師一路動身。越快越好。專此問安。并請東海王仲耀宗的大安。愚表兄洪希武頓首。

左一清看過此信，又交與仲耀宗一閱，不禁喜出望外。暗想：這田橫島竟被風吹浪打，不知是何妖怪作禍。正要照妖鏡定風珠，可以抵制。今照這封信看起來，彭朋身邊果有這樣兩件寶物。正是：事有湊巧，天從人願。目下偷了過來，一則拘了洪希武的人情，一則於田橫島甚有益處。豈不是一舉兩得嗎？左一清和仲耀宗如此想畢，轉與冷素貞寒氣一番，解些鮑素的菜飯，請冷素貞用過。左一清收拾動身，帶着剛素無濟的九節鞭，隨同冷素貞飛行跳縱，順着原路回去。不多時，已到洪之乾的大營。洪希武遠遠相迎，表弟兄久別相逢，自然親熱。洪之乾與鄧紫姑一一見過，都以客禮相待。大家聽說左一清有九節鞭，都要看看。那個式樣，左一清便從腰邊拿出，果然有剛有柔，能軟能硬。一時放出多長，一時搓成圓球，不免人人賞識。又向左一清眼睛細看，一對黑珠有時圓如滿月，有時長如一綫，又有時形如棗核，直似貓眼，與眾不同。足見洪希武上回之話，并非謊語。洪之乾就想重用左一清，補他一個將軍之職。左一清道：咱在田橫島處得甚好，即如東海王仲耀宗也很待咱不薄，何能棄舊喜新，朝秦暮楚呢？咱只在此暫且効勞，將那照妖鏡定風珠盜來，就沒事了。請洪大王原諒。洪之乾見他仍要回到田橫島，也就不便硬留他做將軍。惟有從優款待，當作上賓。這日忽有細作報道：官兵已到，請大王定奪。洪之乾一聞此報，傳令先鋒馮匡王、周開文各用大刀、擱斧、二馬並行，首先迎敵。接連就是飛天鵝、鷹、陳伯純、海底蛟、龍、褚秀山、紅毛鬼、洪承天、賽霸王、洪希武一起出陣。這邊孔正憲、勝官保、洪光典、周永福以及吳彝常與統率大兵，擺開陣勢，兩下旗鼓相當，戰了幾個回合，究竟那些匪寇，但憑血氣之勇，那知道退避之方。孔正憲等都是老於軍務，怎能相抗？況且勝官保更是少年俊傑，早把一根龍頭棒，打得那馮匡王、周開文等皮破血出，遍體受傷。總司令王天然，情知官兵精銳，不敢久戰，急把小旗向後一招，殘兵敗將紛紛倒退。孔正憲等精細穩練，恐怕匪黨要行妖術，不敢冒昧深入，也就鳴金收隊。此時彭公的帥營紮在衡州府城外，就把大神廟作為行轅。洪之乾的大隊嘯嘯紮在衡陽縣北伊山之下。彼此相隔兩十餘里，白日裡旌旗相望，黑夜裡更鼓相聞。王天然因為兩個先鋒，四個將軍一齊打了敗仗，報知洪之乾，說道：彭朋手下的將官，今不利害，與從前王堂所帶的軍馬大不相同。倘若再與交鋒，咱們的性命都怕難保。還請鄧軍加施用法術，鄧紫姑道：彭朋帶有照妖鏡定風珠，咱的法術勢必不能濟事。當要先把他那兩件寶物盜來，纔好。左一清道：盜之事，咱本自問可稱神手，惟那照妖鏡定風珠到底何等形式，是用何物收藏，必須

見過方好竊取。不然捕風捉影。怕弄錯了。豈不是徒勞無益嗎。冷素貞道。咱却在那校場將紫雲邊望過一眼。但求看得的確。於今隔了許多日子。咱也說不出他那形式。且請鄧軍師明日再用一個法術。諒彭朋必現出那兩宗貨物。以資制服。自然可以照見。鄧紫姑點頭稱是。到了次日。彭公傳令孔正意等。到伊山之下。向黑龍崗。并將寶物帶來。以防鄧紫姑的妖術。鄧紫姑見有官兵。擄戰故意堅壁不出。傳了一會。頭髮梳成螺髻。身穿八卦道袍。左手捧着一杯法水。右手仗着一枝寶劍。旂門開處。嫋嫋而出。便將法水一噴。寶劍一挽。嘴裏念咒。脚下步罡。遂見烏風大作。旭日無光。飛沙走石。天地一時黑暗。令人不能睜眼。便有無數蟒蛇。從伊山石縫裏鑽出。蛇身足有麥羅般粗。蛇針足有一丈多長。張開血盆一般的大嘴。向着官兵直咬。可憐那些官兵。嚇得魂不附體。叫苦連天。彭公情知是妖術。連忙吩咐彭興彭旺。將那小小皮箱打開。拿出一面圓鏡。圓圓好似明月。對看蟒蛇。一照。原來都是麻繩。紫雲只因受着符咒法水。所以變成蛇形。又將一顆珠子取出。晶瑩光彩。大如酒杯。托在掌上。圓轉自如。却是有些奇怪。烏風頓熄。旭日光華。足見這了照妖鏡定風珠。真是稀奇之寶。左一清早已站在伊山頂上。望得清楚。心上已有把握。沒防之時。不致差錯。當下彭公因見蟒蛇都是繩索。自然不足害怕。烏風已經熄住。正好從此進攻。傳令三軍奮勇冲殺。鄧紫姑暗想。咱這法術。叫做毒蟒出穴。陣乃竟被那兩件寶物所破。真是無法可設。現在左一清未曾盜取寶物。不若暫且退避。如此想罷。便令大小喽囉。且戰且走。彭公看見大小三軍。受了蟒蛇的虛驚。不免困乏。復令退回休息。候到天明。再行追擊。次日天亮時候。掌起軍號。監起師旂。擺開隊伍。正待前行。彭興彭旺收拾檢點。剛要隨陣動身。忽然同聲叫道。不好了。不好了。寶物失去了。正是。妖術能防惟寶物。何堪失落。在臨時。不知寶物何以失去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

左一清偷去寶物

賽君平字測玄机

詩曰。積賊難防。黑夜時。暗中視物更稀奇。但憑一字玄机見。推測如神事不迷。

話說彭興彭旺收拾物件。檢點行囊。正待隨着大隊人馬。一同前進。忽然連喊不好。失去寶物。彭公情知寶物就是照妖鏡定風珠。昨日帶在軍中。用那鏡子照過蟒蛇。用那珠子熄了烏風。真是其有効力。因問彭興彭旺道。兩件寶物。昨天不是還在嗎。怎麼今日失去呢。彭興彭旺同聲答道。昨日用過之後。咱們二人依然擺在小金匣內。用黃綢

包好裝入皮箱。知是皇帝發下的異寶，不敢輕放放手。到昨晚睡覺之際，就擺在大帥的枕頭旁邊，以為這是謹慎至極。誰知剛纔要捧行李，把這小皮箱移了下來，因見皮箱的鎖在一邊，開啟細黑空空如也。當下顧煥章余福堯李翠鳳一班俠義男女，聞知失落寶物，都來追問情由。莫解其故。原來這个照妖鏡定風珠究竟何以失落，真不翼而飛。只因昨日鄧紫姑用那毒蜂出穴陣，正由冷素貞出的主意，料定彭公必將寶物現出，以便左一清照是形式，纔好偷取。隨後左一清果在伊山頂上，照清了照妖鏡和定風珠的形式，暗記在心。候到二更以後，他便跑到衡州府城外，彭公行轅大神廟的牆後身，縱過牆頭，用那生成的貓眼四處張望。雖是黑夜，他却視同白日。彭公正在大神殿左邊房裡睡着，左一清側耳細聽，微有呼聲，悄悄走近榻前，揭起帳幔，看見枕頭旁邊有一小小皮箱，輕輕的拿過來，將鎖撬開，取出金匣，認定兩件寶物都裝在內，無庸細看，遂往懷裡一納。把那小皮箱仍放原處，毫無響動。彭公此時睡熟，所幸左一清用意只偷寶物，并無行刺之心。倘如從前王天德冷素貞等一樣的用意，彭公性命豈尚能存嗎？左一清既將寶物盜取到手，神不知鬼不覺，仍是跳出牆外，跑回洪之乾的營內，更深夜靜之時，自思自想，暗道：照妖鏡定風珠業已到手，本當向洪大王鄧軍師及左兄洪希武等當面辭行。但恐他們又要挽留，耽擱多時，反誤了田橫島的大事，不如存留一張東帖，敘明情節，作為當面告辭罷。他本是个貓眼，夜裏不用烟火，都能寫字。便在營內找着紙筆，寫道：照妖鏡定風珠都已盜取，幸不辱命。御軍師儘可施用法術，當無妨礙。咱因田橫島風浪大作，必有妖物從中作祟，正想兩件寶物速去鎮壓，刻不容緩，急應回歸。未及面辭，尚求原諒。震天王洪之乾、正軍師鄧紫姑、副軍師冷素貞、左兄洪希武等均鑒。左一清頓首肅存。如此寫畢，帶了剛煮熟的九節鞭一縱而去。鄧紫姑等因係日間辛苦，夜間貪睡，左一清盜取寶物回頭寫了一張東帖，連夜回歸去的行為，都覺無見無聞。到了清早起來，拾了一張東帖，纔知左一清本領非常，手段敏捷，益加佩服。想到彭公既失寶物，再用妖術，必可取勝。洪之乾一班匪寇，个个放心，反把顧煥章等許多俠義男女都視為不足懼。這且按下慢提，再言彭公因為大隊正要開差，寶物偏值失落，兩事夾在心上，未免着急。顧煥章等纔知彭公的心意，便道：凡事急其所急，緩其所緩。請大師傳知各營，今日暫停一天。匪軍已經敗退，諒他不敢過於猖獗。明日進剿，當不為遲。今日且把照妖鏡定風珠查有消息，以便追尋。況這兩件寶物都由皇上所賜，事後高要邀還，關係重大。豈等平常，倘真沒有下

落將來何以結局呢？彭公道：「義士所見不錯，遂令孔正憲等按兵不動，明日再行進擊。」當下顧煥章等到處探信，聽風明查暗訪，終是毫無影響。大雲童韓秀麟正從帥營出來，碰着大神廟門口，有一測字攤子，招牌上寫的是「賽君平」。原來這「賽君平」一向善於測字，最稱奇驗，有一回有一士人正在考試，未免有些患得患失，報了一個「旺字」，說道：「請你先生幫咱一測。」這次考試名列第幾？賽君平道：「恭喜恭喜，名列第一。」怎見得呢？左邊是「日」字，右邊是「王」字，孟子書上有的，「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」，既然無二，自是第一。出榜之時，果如其言。又有一回有一婦人因為丈夫出門，許久未曾回家，未免有些掛念，報了一個「醋字」，說道：「請你先生幫咱一測。」咱的丈夫何時到家？賽君平道：「到家之時，當不遠了。」八月二十一日，一準回來。怎見得呢？左邊是「酉」字，八月乃是建酉之月，右邊是「昔」字，正是廿一日，三字湊成，這不明明是八月二十一日嗎？其後那男子回家，正是此日。顯見賽君平字測玄機，靈驗無比。韓秀麟因為帥營裡失了照妖鏡、定風珠的寶物，看見賽君平頗像有些道理，報了一個「證字」。賽君平問道：「足下所問何事？韓秀麟道：『是因失了貴重的物件，不知何以探得信息。』」賽君平想了一想，道：「這個信息當向姓鄧的人探聽。」白日裡却又不行，當在燈光之下，怎見得呢？左邊是「言」字，「言」字加一個「人」旁，便是「信」字。可見這個信息可以探得出的。右邊是「登」字，「登」字加一個「卜」旁，便是「鄧」字。可見這個信息姓鄧的人已知底細。「登」字左旁添一個「火」字，則為「燈」字。可見當於燈光之下，向姓鄧的人探聽信息。韓秀麟看見這樣測法，很有一點意思，付了一百文的測字費，暗想：姓鄧人，那末就是鄧紫姑。燈光之下，那末就是夜晚。心上這樣想着，嘴裡暫不做聲，挨到黃昏時候，獨自一人扎縛得當，翩然而去。未幾時，又三鼓，彭公和顧煥章等尚在帥營裡談談講講，都未安睡，因為失去寶物，搜查既無形迹，訪問又沒風聲。大家納悶，忽聞有一童子聲音遠遠的喊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失去寶物的信息已經得了，正是失物多時無信息，果然飛報好音來。」欲知信息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 田橫島信息已見 桂林城霧氣難消

詩曰：大海茫茫一島中，豈容佔據久稱雄。桂林省會重重霧，炮擊雷轟總是空。

話說彭公和顧煥章等一班俠義男女正在悶悶不樂，忽聞有一童子聲音遠遠的喊道：「好了，得了寶物的信息了。」大家驚喜，但不識說好之聲，果是何人？抬頭一看，却是韓秀麟。彭公問道：「這樣黑夜裡你從何處得了信息呢？」韓秀麟

先把測字的情形告訴一編復又說道：咱於夜飯以後，依着審君平的話跑到洪之範的營內，悄悄伏在帳篷外邊，靜聽多時，聽見裡邊有幾個人說話。一個說道：左一清會縱會跳，天生的一雙貓眼睛，又會用那剛柔兼濟九節鞭，真是出色的人材，只恨他偷了彭朋的宝物，連夜回去，未免對於咱們這邊太無情義。一個說道：左一清是咱的表弟，咱素昔曉得他的性情，他既輔着東海王仲耀宗，他就不肯再輔別人，就是烈女不嫁二夫的意，他這回接了咱的書信，却不過人情，來把彭朋的宝物偷去，仍回田橫島，他就算是如了心願，請大王也不必怪他罷。又有一個說道：洪將軍的表弟，是因田橫島怕被風浪沖塌，正想照妖鏡定風珠，以資鎮壓，所以他既偷得兩件寶物，連夜趕回，看他所存的這一張柬帖，顯見他是為着田橫島的事情而來，并非專為洪將軍的人情而來。但左一清既將彭朋的宝物偷出，此後咱用法術，無人抵撓，這就是左一清的功勞，咱意感謝得很哩。咱暗聽這三個說話的口音，料定第一個當是洪之範，第二個當是洪希武，第三個當是鄧紫姑。因鄧紫姑說有柬帖，咱便候他們各人散去，溜進鄧紫姑棚內，瞅着鄧紫姑方要睡覺，榻前尚有燈光照見檮上果有一張柬帖，咱遂吹滅了燈火，把這柬帖取來，這不就是得了宝物的信息麼？韓秀麟一口氣說畢，即把左一清所存的柬帖拿出，彭公和顧煥章等大家一看，才知道照妖鏡定風珠是被左一清偷去，帶回田橫島，但以田橫島果在何處，大家茫然。彭公吩咐彭興拿出一幅地理圖，看明田橫島是在山東萊州府即墨縣地界大海中間，依着韓秀麟少年氣盛的意見，已不得馬上赶到田橫島，捉拿左一清，追取兩件御賜的宝物。顧煥章素來警嚴，正清凌其祥等說道：田橫島隔此遙遠，往返維艱，若僅一二人前去，諒那島中必有一些匪黨，斷難取勝。倘是咱們一起前去，平南之事難以丟手，與皇上的旨意不合。不若先把洪之範剿平，回頭再到田橫島罷。至若鄧紫姑的妖術，雖然沒有照妖鏡定風珠，恐怕也是不怕的。好在孫寶珠是一位青年女俠，亦會太乙五雷正法，當可制勝，豈真有所棘手麼？彭公道：田橫島亦是國家的土地，既有仲耀宗佔據本當問罪申討，惟現在洪之範正值對壘，萬難放鬆，從此長驅直搗，俟將桂林克復，滅了六支山，隨後再向田橫島征服仲耀宗，擒住左一清，追回宝物，却是正當的辦法。主意想定，次日一早，傳令各營拔寨前進，與洪之範的匪軍相遇，一連打過數仗，匪軍屢次大敗，嘯聲傷過半。鄧紫姑情知勢頭不妙，又想用那毒蟒出穴陣，手中宝剑一挽，口裡法水一噴，念念有詞，妖風頓起，孫寶珠也就照着玄妙仙姑的傳授，念起真言，把十指纖纖的雙手一伸，便見電

光閃閃雷聲轟轟。此即叫作掌心雷。一派妖風全行平靜。所有毒蟒並未出頭。鄧紫姑眼見毒蟒出穴陣已是不穩。即便吩咐一些囉卒。搶取民間柴草。紫成無數的龍形。難以確確外面糊以紅紙。畫以龍鱗。好似火龍一般。無二念。了一回咒語。吹了一口妖氣。却也奇怪。那些火龍蠕蠕欲動。再停一會。了了搖頭擺尾。隨着妖風。妖霧飛起多高。早有嘍兵把那火龍點着火綫。趁着風勢。向官兵陣上飛來。風助火威。火因風力。嚇得官兵向後退去。彭公的一桿帥旗。幾乎燒去大半。此名叫做火龍。隨風陣利害非常。頗煥章嚴正清一班仗義英雄。都是束手無策。幸虧孫寶珠。雖是少年女孩。却復有些見識。暗想水能克火。理所當然。仍用太乙正法。喝起朵朵黑雲。降下傾盆大雨。又轟了一陣迅雷。便見那些火龍紛紛落地。火熄烟消。天無頓爽。彭公趁這時候。號令三軍一齊猛擊。此時官兵氣銳。一往無前。洪希武洪承天。那能招架得住。李逢辰高志鴻。已是身受重傷。馮匡王周開文。早已身首異處。總司令王天然。覺得勢已大敗。不敢戀戰。忙把大旗向後一招。所有未被殺傷的嘍囉。好似得了闔王的赦旨一般。一直跑回幾十里路。洪之範和鄧紫姑。冷素貞互相商議。知難而退。仍回桂林。官兵那能輕易放過。隨後極力追趕。不到幾日。追至桂林城邊。離城不過三四里路。只見妖霧重重。濃如黑漆。雖在青天白日。不啻夜靜更深。許多男女英雄。都是伸手不見五指。孫寶珠連發個掌心雷。轟得山谷震動。却總不聞霧氣。孔正憲等各營忙用大砲轟擊。都是轟擊不開。其餘如顧煥章和敬敷李福堯嚴正清等諸人。均竟英雄無用武之地。前途黑暗。大隊難行。即那桂林府的一座城池。亦不知落在什麼方向。這却是何原故呢。只因鄧紫姑得了斷臂老尼的妖法。冷素貞受着龜靈聖母的邪術。各人吐出腹中的妖氣。結成濃霧。以令官兵眼前漆黑。對面不能見人。免得兩邊交戰。多傷性命。以為倘再交戰。縱然不遭天譴。究與道家好生的本意不合。可見鄧紫姑和冷素貞。雖是匪黨。尚有一點善心。其實鄧紫姑等這種見識。未免自相矛盾。如真怕傷性命。不肯與官兵交戰。何以輔助洪之範。無故造反。豈不是善念之中。又兼惡意。噫。這且不題。再說官兵紮在桂林城池相近的地方。因那霧氣不消。未能進攻。一連停頓數日。彭公招集各營將官。與一班俠客義士。男女英雄。大家商酌消散妖霧的方法。皆說這種霧氣。雷擊不消。炮轟不散。除了烈風之外。別無消散的法門。如此議論未了。忽見火雲重疊。秀麟陪着一個瘋瘋傻傻和尚。從西邊飛來。把手中扇子輕輕一搖。大家陡然打了个寒驚。正是。霧氣未消無法說。寒風撲面却驚人。不知那瘋傻和尚。有何而來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

濟顛禪師煽除妖霧 安微諸俠暗襲桂林

詩曰 濟公活佛法無邊 妖霧何能久擾纏 俠客多人來桂省 蕩平匪寇看鞭先

話說彭公正與大家議論掃除妖霧的方法。忽見一个和尚同着韓秀麟從西飛來。一時搖搖擺擺。一時嘻嘻哈哈。把扇子輕輕一招。一陣冷風。令人發怔。不及交言。便往彭公睡覺的榻上一躺。見着一切的俠義男女老少英雄。都是伴而不睬。彭公因問韓秀麟道。這位僧人。你從何處來。韓秀麟道。咱因妖霧難破。不能進兵。心上下為着急。我到咱的師父接緣道姑。請他老人家來把妖霧撥開。以便克復桂林。蕩平匪寇。接緣道姑搖指一算。說道。這是兩個學道的女子。合為一氣。按照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。呵出一股妖氣。結成妖霧。要到一百零八天。方可消散。愚師的法力未深。倉猝之中。斷難解釋。如欲速效。非請濟顛禪師不可。原來濟顛禪師法力無邊。他還有一陰陽寶扇。無論什麼疑難事件。只消扇子一搖。無不如意。咱却信了師父的言語。駕起一朵紅雲。到了天竺國。進了靈隱寺。因為這些路徑。咱於從前已經走過。并不用得訪問。當下見了這位禪師。表明來意。所幸這位禪師素以博施濟眾為懷。并未推脫。所以就從西方天竺國一直趕來。彭公說道。這位僧人就是濟公活佛。本師前次征討蕭媚娘。曾蒙活佛出力。只因事隔多時。幾乎忘記。今日又蒙降臨。寔在感激之至。彭公與韓秀麟說畢。便到榻前對濟公一躬到地。口稱多蒙活佛光臨。未及焚香迎接。尚乞恕罪。濟公便從榻上往下一跳。做出瘋顛的故態。只是哈哈大笑着。并没正經的言語。彭公吩咐廚役擺設葷素兩便的酒席。款待濟公。不料酒菜方才上標。杯盤早已罄空。大家正在詫異。忽見濟公跑到外邊。把扇子搖了幾搖。便覺清風陣陣。徐徐吹去。那一派的重重妖霧。霎時冰消瓦解。已不知散到何處去了。彭公知是寶扇的法力。指望濟公還要回頭。再當重謝。誰知濟公一去不返。彭公只得擺出香案。望風叩頭而已。此時天目光明。毫無霧氣。傳令大隊人馬一擁而前。走到桂林城根。看見四門緊閉。吩咐四面攻打。圍得與鐵桶相似。圍了數日。攻打不開。彭公因為相持不下。也是存了一片善心。恐怕城內商民無柴無水。必無糧食。必然餓斃。不如暫且解圍而去。以全閭閻生命。先將六文山賊巢搗毀。回來出其不意。再攻桂林。似是聲東擊西的妙法。正在算計未決。忽見城門大開。走出雄赳赳的一班英雄。大家細認。却是振臂王董區上等。二十餘人。連着隨營的李福堯。嚴正清。凌其祥。施家森。四人。安微二十八俠人數已全。彭公便向董區上等問道。你們諸位怎麼在京的時候不

辭而去。直到今日纔得會頭呢。董區上等各道民人都是蕩蕩的性質。京城相府裡無事。那能悶住。所以跑到京外散蕩逍遙。續後聽知大師。又是奉旨平南。民人等自揣只有飛縱的工夫。不識孫吳的兵法。故此不便撓越軍事。近來打聽得匪寇已回桂林。據守城池。官兵攻打不開。所以昨日夜晚。邀集大眾。飛上城頭。繞到城內。洪之範洪承天已被刺死。李逢辰高志鴻受過重傷。亦已身亡。王天然并他妻子秦玉卿。民人等未及防備。不知何以遁去。尚有陳伯純褚秀山洪希武。以及李逢辰的妻子周月英。俱由民人等捆在城內。候大師進城發落。韓秀麟韓秀麟神嘴問道。還有鄧紫姑冷素貞可曾擒住呢。董區上等又答道。匪黨之中。却未見此兩人。韓秀麟道。此兩人慣用妖術。寔為官兵的勁敵。應當細別。凌進你們諸位都未看見。想必已成漏網之魚了。原來鄧紫姑看見那些濃霧。竟被濟公活佛的宝贝扇一起煽去。情知洪之範的大事難成。空勞無益。已存退隱之心。冷素貞亦有告退之念。惟他師父龜聖母已被石碑所壓。自顧一身無所依託。遂將這等隱情告知鄧紫姑。鄧紫姑道。你既去無所歸。不如同咱一路結為同胞姊妹。依然專心修道罷。主意想定。就在霧氣初散之時。借着了濟公活佛的清風。作起飛行妙術。飛過城牆。仍回雲南隱賢崗。同向斷臂老尼學道去了。表過不敘。再說彭公看見城門已開。又聽得董區上等所說如此。如彼的情節。才曉得匪寇潛消。不勞兵力。都是安撫諸俠之功。遂即帶同俠義男女一起進城。就把廣西巡撫的衙門作為行轅。吩咐把所捆的匪黨。陳伯純褚秀山洪希武。以及李逢辰的妻子周月英。拖到案下。審問一番。陳伯純褚秀山立即斬首。洪希武既輔朱朝元。又輔洪希武。罪更加重。按律凌遲。周月英發交官媒另行擇配。所有匪黨。噯噯除死傷不計外。尚有一萬餘人有籍可歸者。繳納兵器。分別遣散。其餘無賴的游民。擇其精壯。交與洪光典周永福等編入隊伍。廣西巡撫一缺。命善昌既被匪軍所殺。未便長此虛懸。即委提督孔正憲暫行署理。鄧紫姑冷素貞王天然秦玉卿查無蹤跡。料定必用妖術預先逃遁。諒亦不能死灰復燃。無暇緝捕。洪之範業已刺死。驗明匪魁的屍首。棄市三日。閩城商民恨他切齒。各持小刀。將他皮肉細細割下。以喂猪狗。割至見骨。突來一人。撫屍痛哭。嘴裡說道。大王性命送在安徽人董區上等之手。身無完膚。見之慘目。想咱王天然素蒙拍愛。委充司令。感恩知己。何以為情。誓必要報此仇。連哭帶講的話。猶未了。派人將唐敬修一把抓住。王天然掣出宝剑。就在十字街口。戰了數合。王天然劍法利害。唐敬修戰他不過。手腕竟被戳傷。聞西大漢楊煥風流居士黃松濤等一同趕來。團團圍住。縱有飛天本領。究竟

寡不敵眾。大家幫忙。把王天然戰得氣喘吁吁。即時擒住。使用繩索捆起。拖到元帥的行轅。請彭公親已審問。此時彭公正與文案師爺。斟酌報捷的奏摺。未及分身。叫把要犯王天然暫時監禁。俟將奏摺寫清楚。再用嚴刑拷問。追究鄧紫姑冷素貞。及他妻子秦玉卿。到底逃至何處。誰知奏摺寫就。彭公已經看過。轉身坐上公堂。預備提出王天然。動用大刑。詳審研訊。忽聞屋頂上一路響動。十幾片屋瓦向彭公頭頂上一落。正是 坐在公堂提要犯 險遭擊頂大災星 不知屋瓦何以落下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

安微諸俠一齊請假

黃梅縣官細述案情

詩曰 功成告退不勾留

俠氣蓬蓬任壯遊

命案離奇多曲折 宰官親自述情由

話說彭公坐上公堂。指望提出王天然。嚴刑研訊。陡然落下十幾片屋瓦。若非彭公身子偏得甚快。幾乎把頭顱打破。腦漿迸出。這皆是神靈保護。逢凶化吉。送命神朱邦道。鐵油頭陳猛來等。因聞屋上響動。屋瓦落下一躍上屋。看是一個女人。陳猛來等因為從前在皇宮裡用千里夜光鏡子。照見過的。認得是王天然的妻子秦玉卿。遂欲將他擒下。不料秦玉卿慣會飛行。一雙纖腳在屋頂上一路早已飛去。朱邦道陳猛來。知是追趕不及。只得下來。停了一會。彭公再坐公堂。吩咐幾千護兵。快把王天然提出。護兵去不多時。便來稟道。監牢裡並無王天然。只剩一些繩索。和敬數等說道。王天然是會解索。土遁各法。從前在皇宮裡行刺。被那些侍衛捉獲。由刑部釘錄收監。他已用過此法。這回擒住。應該把捆仙繩捆個結實。只怪咱們粗心大意。未曾預先防備。令他遁去。追悔之至。黃區上等說道。王天然那廝。指明要尋安微人報仇。咱們安微人。豈是怕事。嚟咱們偏要去找他哩。二十八俠一起動了公憤。都在彭公面前請假。言明後會有期。暫且告退。彭公知他們俠客的性情。要去便去。不能挽留。只得說道。此次克復桂林。諸位功勞不小。本帥已深佩服。目下回到山東。尚與田橫島有事。不知諸位可能再助一臂之力。凌其祥嚴正清等答道。咱曉得照妖鏡定風球兩件寶物。是已落在田橫島。勢必又有一場大鬧。民人等以後聽信。如有為難之處。再去効勞罷。一時說畢。二十八人揚長而去。黃區上等去後。彭公看見告捷的奏摺。并敘及欽賜的寶物。曾被田橫島賊人偷去。覺得妥洽。專差進京。立刻拜發。諸事辦清。別無耽擱。傳令勝官保洪光典。周永福。吳葵常。與先行開差。指定要向山東即墨縣進發。顧煥章和敬數等一班男女英雄。保護彭公。押着大隊。隨後就到新任的廣西巡撫孔正意。

相送多路。應應不捨。彭公吩咐不必遠送。說道你是初做巡撫。又兼提督軍門。統率文武。責任重大。不可曠職。況這廣西一省。屢遭兵燹。滿目瘡痍。當以愛民勤政為本。毋負本帥委任之意。孔正憲領了彭公這些好話。署理一年。頗著政績。皇上聞知。居然授為憲缺。此是後話不提。但說彭公與孔正憲分手。打着得勝鼓。一路之上。耀武揚威。各州縣遠接遠送。并有賄送程儀的銀兩一千八百。彭公一清如水。那裡肯受。一日到了湖北黃梅縣。地界天氣已晚。早有縣官史慎清。遠迎接。彭公看這史慎清精明強幹。又覺清肅。當是一個好官。心上很是賞識。因已天晚。就到城內。暫在縣衙住宿。大隊人馬仍在城外駐紮。夜飯之後。由彭旺呈來一張狀子。彭公接過一看。上面寫道。為女子不貞。慘遭毒夫。殺傷天倫事。民人牛性全之叔父牛德驊。生有一女。名叫璇姑。今年十六歲。頗有姿色。招是惹非。有姦夫王天然。常常來往。被民人之叔。即璇姑之父。識破。不免斥責。乃璇姑因此仇恨。暗嗾王天然。黑夜將父殺死。罪惡滔天。豈能寬宥。無奈縣官置之不理。此案久懸。伏思以女獄。父律所難容。情迫求何。只得叩求帥台作主。速提牛璇姑。及王天然到案。處以死罪。而重天倫。端風化。急切謹稟。

彭公看畢。彭旺在旁說道。牛性全交來這張狀子。他還送有二百兩銀子。託咱幫他說些好話。求大帥准他的狀子。咱是決不肯收。無奈他再三再四不肯收回。彭公點了點頭。暗忖道。女兒嗾使姦夫殺傷本生之父。罪同大逆。縣官那有不辦之理。牛性全代叔申冤。理正詞順。何必賄送銀子。託人說話呢。此中必有別故。但這王天然乃是洪之範的匪黨。怎麼竟是牛璇姑的姦夫。事更可疑。彭公思索一番。莫名其妙。此時便傳知縣史慎清。問話。史慎清見了彭公。連忙請安。說道。大帥傳卑職有何面諭。彭公遂把牛性全的狀子交出。史慎清細細一閱。開口說道。卑職對於此案。并非置之不理。牛德驊被殺後的第一天。牛性全就來告狀。卑職親身驗過。驗明牛德驊實是刀傷致命。屍身旁邊還有刺刀一把。女子的睡鞋一隻。牛德驊的妻子李氏年已五旬。站在一旁。哭哭啼啼。卑職審問他一切細情。據稱他丈夫今年五十二歲。膝下無兒。只有一女。名字就叫璇姑。今纔一十六歲。愛若掌上之珠。向無不正之事。昨夜三更。咱與丈夫尚未睡覺。忽見窗外有人捉影。咱丈夫說聲有賊。我一把刺刀往外一衝。不知是什麼人。就把刺刀奪去。反將咱的丈夫殺死。卑職又問那一隻睡鞋。何人之物。牛氏答道。是女兒的。卑職據此情由。以為他女兒璇姑必有情夫。睡鞋就是確証。情急拒捕。奪刀反殺。當無疑惑。復問牛氏。牛性全是你何人。牛氏又答道。牛性

全是咱本家之侄。并不至親。他素昔想得咱的家私。因為咱的丈夫在日。曾經言明所有家私。候女兒招一個好女婿。盡行歸他管理。泛泛的本家。不得分肥。牛性全因此恨咱女兒不死。這回碰着了此事。牛性全自然歡喜告狀。料定咱這女兒。也是不能活命了。咱這一份家私。必歸牛性全得去了。牛氏說畢。嚶嚶大哭。哭畢。問得這些細情。覺得牛性全雖有圖得家財的私意。惟告狀的理由。究無不合。未便駁斥。只把牛璇姑帶回衙門。細審問他。姦夫果是何人。牛璇姑因此一問。滿臉緋紅。頗知羞恥。看他面貌。並不像曾經跌破的形相。停了一會。說出王天然三字。此時彭公聽得王天然的姓名。以為就是匪黨。不禁愕然。便問史慎清道。王天然可是洪之乾手下的總司。今晚史慎清道。那卻不對。大概是同名同姓。請大帥再聽卑職細說。卑職又問牛璇姑道。王天然家住何處。是何等之人。你何以同他相好。何以交他一隻睡鞋。他何以又把你父親殺死。照寔招供。免受大刑。牛璇姑聽見這樣逼問。只是嚶嚶啜泣。情寔可憐。一半天不肯做聲。正是

多少隱情羞出口

案前悲泣寔堪憐

樣招供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

王秀才被冤監禁

林廉生革去功名

詩曰 縲紲之中其罪非 無端被屈果為誰 讀書上進平生志

襁褓功名皆有歸

話說黃梅縣知縣史慎清。審問牛璇姑的口供。牛璇姑只是哭泣。一半天不肯作聲。寔覺可憐。彭公因問史慎清道。你既審這人命重案。豈能依他不肯作聲嗎。史慎清復稟道。卑職看那一種可憐的光景。只得和顏悅色。叫他好好直供。不要害羞。牛璇姑這纔供道。王天然的家。住在本城裡。城隍廟東隔壁。聽說他今年二十歲。是個門秀才。他於去歲喪了妻子。前不多日。走小女子門前經過。小女子無意之中。對她看了一眼。小女子回頭就害了一場乍寒乍熱的病。至今尚未痊愈。前兩天的夜裡。他便偷偷的到小女子家裡。把房門撬開。走近床前。想行那苟合之事。小女子說明將來三茶六禮。憑媒正娶。方可成為夫妻。若是私偷。誓死不從。王天然糾纏多時。適值小女子病息漸微。他却尚有憐恤的心意。僅將睡鞋脫去一隻。至於殺死小女子的父親。想必王天然就是凶手。所供是實。卑職聽見牛璇姑如此口供。遂傳王天然到案。王天然跪到案下。卑職便把牛璇姑的供單。向他面前一擲。王天然看過一遍。便對牛璇姑罵道。咱與你今世無仇。往世無冤。兩下素不相識。怎麼要誣咱。想與你苟合。咱曹脫你睡鞋。咱又殺

你父親呢。前不多日。咱雖走你門前經過。却是低頭而行。並未向你正視。憑空誣賴。豈不知羞嗎。如此寫了一封罵得牛璇姑無言可答。又是啼哭。卑職看那王天然。生得品貌端方。不似凶惡邪淫之輩。知是有些冤枉。但素關人命。未便開釋。只得將王天然與牛璇姑暫且分別收禁。候將真正的凶手拿獲。再行斷結。卑職豈是置之不理嗎。竊揣牛性金之意。已不得就把牛璇姑置之死地。他便獨得牛德勝的家私。所以向大帥台下。控哩。彭公聽見史慎清所稟各節。覺得此案正須慎重。不可草率。便向史慎清道。你老兄識見不錯。牛性金必有此意。不然牛性金何以把二百銀子。送與本帥的家人彭旺呢。但無論牛性金用意如何。此案究竟總當斷結。且待本帥幫你老兄覆訊一遍。罷。史慎清道。煩勞大帥。卑職抱愧得很。說畢告退。彭公便在黃梅縣的大堂上。升了公座。先傳牛性金到案。些微問了幾句。吩咐站在一旁。再將王天然從監裡提出。彭公對他一看。果然是青年秀士。讀書立品之人。并無殺人的凶相。問他口供。與史慎清所審前案略相同。吩咐也在一旁站下。牛璇姑亦從監內提了出來。輕移蓮步。走到案前。俯伏在地。彭公問道。你就是牛璇姑麼。牛璇姑道。小女子正是牛璇姑。彭公問道。照你前次口供。是說王天然黑夜進你臥室。意欲與你苟合。并曾脫你鞋。且又殺你父親。都是你一面之詞。王天然却不肯招。但不知你可指得出証人呢。牛璇姑道。殺咱父親之事。却是懸揣。惟他偷進臥室。意欲苟合。是有証人可指。但恐連累旁人吃官司。未免難以為情。彭公道。你已到此地步。自己性命幾乎莫保。還能顧及旁人麼。你儘管直說。無妨。本帥總可成全於你。牛璇姑流了一回眼淚。慢慢的說道。小女子靜處閨中。一向不敢招惹是非。有一天站在門口。碰着對門的王大嫂。就是鄭老大的妻子。也在門口站着。他却喜說喜笑。恰巧遇有一个少年書生。走門口經過。王大嫂指着說道。剛纔這個書生。姓王名天然。是个文秀才。原配的妻子已死。正待續絃。咱就替你做媒可好呢。小女子聽見王大嫂這話。並未答言。不料自從這日。就生病症。一連幾天。未曾起床。王大嫂偏偏多情。走到床前。問是何日起病。小女子便將起病的日子。對他說明。他就呀呀的說道。這是思想王秀才的病。待咱約他明天夜裡與你先行相會。小女子亦未應允。誰知次日二更以後。王天然果然偷進臥室。這是實情。王大嫂豈不就是証人麼。彭公聽畢。吩咐牛性金退下。王天然牛璇姑還押。明日再來聽審。到了次日。發下硃簽。把鄭王氏提到。王天然牛璇姑早已齊集案下。彭公先對王氏一看。年紀不過二十上下。也有幾分姿色。不免輕挑的神情。因即問道。你替牛璇姑做媒。又約王天然與牛璇

姑黑夜相會。可有此事呢？王氏一聽，這話神色立變，便對牛璇姑埋怨道：「咱說替你做媒，是了玩話。你却信以為真，竟此害了相思病。咱說約王秀才與你相會，也是故意要慰於你，免得常常害病。王秀才何嘗與你相會呢？你是自己不正經。另有甚夫殺死父親，何以又要連累人呢？牛璇姑面紅耳赤，低頭不語。彭公把警堂木一拍，對着王氏罵道：「牛璇姑之害病，牛德驥之被殺，皆由你挑撥而起。你還能說人家連累你嗎？惟牛璇姑的相思病，你既曉得是在情形，曾向何人說道呢？」王氏道：「未曾向人談過。」彭公道：「你是喜說喜笑的性情，過着人家害相思病，必定當作新聞，縱然不對旁人說，夫妻之間，高興之時，那有不談之理？」王氏道：「小婦人的丈夫，出外多時，久未回家，何能對他談過呢？」彭公想了一想，又說道：「你既挑動牛璇姑的春心，惹得他害相思病，你必不是正經人。丈夫既不在家，自然也有情夫。你的情夫是誰？快快講來。」王氏低着粉頸，多時不語。彭公又把警堂木拍了幾拍，說道：「你再不講，要動大刑了。」王氏被逼不過，這纔說道：「牛璇姑的相思病，及約王秀才相會的假話，曾對林文彬講過，不敢隱瞞。」彭公問明林文彬的住處，便叫護兵帶同縣差，把林文彬拿到。彭公看見林文彬年紀不過三十歲，頭戴金頂緋帽，身穿長袍短套，脚登粉底烏靴，跪到案下。口稱大帥在上。廩生有禮。彭公道：「你還是廩生麼？」吩咐差役把他緋帽扯下，拍案大罵道：「你既得了皇上的功名，應當識事明理，謹守卹碑，怎麼既與鄭王氏有染，又想與牛璇姑私通？人人聞聞脫人睡鞋，反將人的父親殺死，真是衣冠禽獸。該當何罪？」先將功名革去，打了四十大板。可憐林文彬本是文弱書生，何堪受此重刑？正是：十載寒窗空努力，功名被奪受官刑。不知林文彬應得何等罪名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

王氏與牛璇姑相思

刀大行去難逃法網

詩曰

閨中有女正懷春，惹動幽情病正添。

法網恢恢疎不漏，殺人償命理堪憑。

殺人償命理堪憑

話說彭公把林文彬打得皮開肉綻，再行問道：「王氏對你講些什麼話？你和牛璇姑怎樣勾纏？」照直說來，免得再打。林文彬因為廩生已經革去，便自稱爲牛生，嘴裡哼吟的說道：「牛生和王氏有染，本是實事，不敢撒謊。那天晚上，王氏對牛生笑咪咪的談道：『對門的牛璇姑被咱故意欺騙，騙得他害了相思病，你講可笑不可笑？』牛生便問怎樣騙法。王氏答道：『咱和牛璇姑一日站在門口，遇着對門的秀才王天，然翻翻公子的樣兒，竟從門前經過。咱就有意撩動牛璇姑的春心，幫他和王天然做媒。』牛璇姑把臉一紅，從此害病。昨日咱到他家照病，又把暗約王秀才，先行相會的話，向他相騙。料他必定夜夜等候。哩，這都是王氏對牛生所說。牛生悔不該起了糊塗心事，自則明牛璇姑的門徑。此時就與王氏相別，脫過牛璇姑家牆頭。」